

《佳作》 守墓者

鍾旻家 國立高雄大學 東亞語文學系-越語組 107 級
2015 選修夏季學院課程：愛情心理學



<談，戀愛>

回憶是病毒，讓人暈眩發燒。

我仍記得你說過，你不想被愛情綁住，所以我們早已訂下結束的日期。

於是，一場以分手為前提的交往，開始了。

過程中兵荒馬亂，白骨露野。我不理解你的《細胞分裂》，你不明白我的《登鸛雀樓》，在一場場爭執衝突中，雙雙中箭落馬；漫漫黃沙襲捲而來，吞噬了當年我們勾手說好的夢想。

愚人節前夕，急促的簡訊鈴聲打破了歡愉的氣氛。此次內容依舊乾淨凝鍊，像極了發信者本人；只是這次，省略了平時的寒暄，蒼白畫面上靜靜地躺了一行字。

「你我，真的不適合。」

一時沒能反應過來，我愣愣地看著訊息閃爍，心寒到反胃。

失戀後的生活，是顆被砸得稀巴爛的橘子，無時無刻都在流汁化膿，散發著腥臊惡臭；架上的刀子才剛拆封，誘惑我把你切得整整齐齊，然後收進我的包包裡，這樣即便你嫌出門腳酸，我也能揹你一起走了。

你說過，你喜歡看海，海洋孕育萬物，是地球生生不息的象徵，那我就偷騎爸爸的機車，揹你到海邊看夕陽，一同享受金光片灑大海的斑斕；這樣的行程，要繞過整個東台灣，乘車時間會很久，但我知道，你絕對不會開口抱怨，因為我們已經約好要去了，不是嗎？

一年又三個月，虛構的計畫遲遲沒能實現，反倒是走進了夏季學院的《愛情心理學》，被迫在每一堂課想起你時，眼眶泛紅。

在愛情的戰場上，到底犧牲了多少壯士？而又有誰能夠僥倖生還？

<階段論>

趴在桌子睡覺總是特別難熬，因為無形的折磨常伴隨閉眼襲來。

午休時刻的窗簾被拉到繃直，擋下讓人脫皮的陽光。教室黑漆一片，同學們乖乖地閉目養神；睡覺是延伸課程之一，老師播著催眠錄音帶，悠揚音樂引領同學觸動內心的深處，憑著潛意識找到各自的心靈智者。

「你我，真的不適合。」

猛然想起這句話，嚇得我在黑暗中睜眼，大口喘息；已經有好幾次，上衣是浸濕了汗水，緊貼每吋肌膚，如同詛咒般黏在我身上。

「怎麼了？」雅睡眼惺忪的問著我。

頭疼得厲害，說不出隻字片語，我向同桌的雅搖了搖頭，腦中只剩下那句話。

過了許久，窗簾被緩緩推開，陽光再次照進了教室。我不禁眯了下眼睛，隨後看見老師手上托著咖啡，步伐優雅的走到我面前，背後射出了幾道光芒。

老師，我是怎麼樣的一個人？

「你，缺乏自信」老師不顧我的一臉茫然，繼續悠悠的說著「雖然我不清楚你的經歷，但我敢肯定你對自己沒信心。」

從哪得知？

「你的言行舉止」喝了口咖啡，老師緩緩說道「你應該在害怕些什麼。」

上下打量著眼前穿著潮 T 的男人，年約四十多歲，留了一搓鬍子，雖然有成年人的啤酒肚和髮線略高問題，但不掩內在花美男子的氣息；他一針見血的評論，讓我徹底打了個寒顫。

老師是專業的心理師，舉凡各種愛情問題，他都瞭若指掌，常戲稱自己是「專業的守墓者」，因為已經看過多少人，走入婚姻這個大墳場，在有口角、家暴的垂死線上掙扎，即便學歷再高，也難過情關。

「學校不會教你怎麼談戀愛，所以很多人遇到情感問題後，用了錯誤的解決方式，舉凡輕生、情殺，這些都發生在我們周遭。」停頓半分鐘，教室氣氛顯得沉重起來，同學們無不豎直背脊，專心聆聽，因為那些故事的主角，哪天可能會是我們其中之一。

「為了避免更多的社會案件發生，我決定開了這門課。」語畢，老師開始了授課內容，這是我第一次聽見老師的期望，平時笑容燦爛且喜歡揶揄學生的他，眼底盡是哀傷。

這讓我害怕，想起分手談判的時候，你也帶著相同表情。

我沒有勇氣聽你敘述分手理由，索性就把頭一撇，視線聚焦在碰觸不到的遠方，望著它出神；不管原因為何，我早已明白，自己只是你前任的替代品，徹底絕望，如同你在稿紙上面寫下的一句話。

「就像個笨蛋一樣」

這份感情是喜歡？還是愛？到最後才意識到白忙一場，因為一個人放手，愛情就走不下去了。

<止息>

「要愛上別人前，請先愛上自己」

饒富意味的話語，我心中默默咀嚼著，老師再三提醒，因為自己的價值不在別人身上，千萬別因為感情不順而自殺，或是傷害他人。輕輕點頭，我緊扣雙手，雖然我很迷惘，也不太相信自己能確實做到，但我答應老師，放棄暴力手段，試著重提自信揮別過去，愛上不完美的自己。

早餐的麥香雞擱在十元一份的報紙旁，上面的標題斗大，比起食物更吸引著人的目光。

「不滿分手，摸黑砍向對方」

嘆了口氣，思緒又被拉至從前，我曾經真的，不在乎成為新聞頭條肆意報導、唾棄的恐怖情人，不在乎成為那飯後茶餘的消遣對象。我要的只是一場嚎哭、一次摟腰和一句愛我。

為什麼我想要的如此簡單，卻難以得到？心情五味雜陳，傷依舊在痛；是時候該把過去的自己，親手下葬。

最後，我哀悼一場死去的愛情，上香獻花。

